



同读一本书

双重迷案中的寓言

李亚民

东西的《回响》以一场离奇谋杀案为线索，牵引出更为复杂的心理迷案。女警察冉咚咚在侦破“夏冰清之死”的过程中，同步陷入自己婚姻信任危机的漩涡。两条叙事线同频共振，刑侦人员推理的逻辑，剖析婚姻情感的裂痕，最终双线归一，完成了一场关于人性本质的寓言。

作者以“回响”为名，暗喻现实与心灵的互动。冉咚咚追查婚外情受害者夏冰清的死因时，丈夫慕达夫疑似出轨的线索在脑海闪现，使她将刑侦中的怀疑移植到婚姻当中。“破案思维”成为刺向亲密关系的匕首。这种结构是揭示现代人的普遍困境：我们习惯用解读罪恶的工具解读情感，却陷入更深的认知牢笼。

冉咚咚的形象打破了传统侦探的“全知神话”。她精于剖析罪犯心理，却对自己的婚姻盲目；她能从蛛丝马迹中还原案情，却读不懂丈夫的眼神。书中人物全部困于认知这个大牢笼：夏冰清沉溺于扭曲的爱欲，慕达夫在责任与欲望间摇摆不定，嫌疑人徐山川以金钱为

万能解药。他们共同构成一面人性镜子，照见欲望与道德的搏斗。

东西将刑侦小说升华为心理探索的武器。审讯室对话如精神分析现场，嫌疑人供述的每一次反转，都是人性多面性的诠释。尤为深刻的是冉咚咚的“自我审讯”：当她逼问丈夫“是否出轨”时，其实是在拷问自己，对职业的偏执是否已没有了人性温度？这种自问的笔触，使小说超越普通悬疑作品，成为一部“心灵考古志”。当案件告破，婚姻危机却未能迎刃和解。冉咚咚发现，所谓“真相”不过是他人叙述的拼凑，而自己的婚姻伤痕早已超越出轨事实本身。

小说结尾处，冉咚咚在黄河边聆听涛声，暗示只有接受认知的有限性，才能与生活达成和解。这种“不确定性的救赎”，恰恰是东西对现代人精神焦虑的回应。读后，耳畔仍会回荡那个质问：当我们在追问真相时，究竟在追问什么？或许答案不在结局里，而在绵延不绝的生命回响之中。

在悬疑与情感中叩问人性

田荣

东西的《回响》自问世后便斩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这部作品交织悬疑侦破与情感纠葛，为读者带来沉浸式阅读体验，也引发对人性与生活的深度思考。

《回响》采用双线并行的精巧结构：奇数章节推进刑警冉咚咚侦破夏冰清被杀案，案件充满悬念，冉咚咚在权力与谎言的迷宫中艰难探寻真相；偶数章节则聚焦她的婚姻危机，夫妻间的质问与试探，将婚姻中的猜忌、痛苦与挣扎细腻剖开。两条线索相互映衬，案件的紧张感与情感的纠结感交织，让读者既跟随破案节奏，又深陷人物的情感漩涡，直观感受生活与人性的复杂。

人物塑造上，冉咚咚的形象极具张力。作为警察，她专业敏锐，能从细节中捕捉破案关键，面对嫌疑人时展现出强大的职业素养；可在婚姻里，她却因信任崩塌变得敏感多疑，陷入自我怀疑与痛苦，这种“职场强者”与“情感弱者”的反差，让角色立体鲜活。慕达夫也并非脸谱化的“出轨丈夫”，他背负学术压力，对

妻子的情感复杂难辨，其迷茫与挣扎，让读者看到中年男性在婚姻与生活中的困境。

小说对人性的探讨犀利而深刻。案件中“击鼓传花”式的行凶模式，让每个参与者都成了罪恶链条的一环，暴露了人性深处的冷漠与自私；冉咚咚与慕达夫的婚姻纠葛，不仅是信任危机，更折射出人性中的占有欲、控制欲与孤独感。东西没有简单评判善恶，而是展现人性的多面性，让读者看见现实中人性的挣扎与无奈。同时，作品也映射社会现实：夏冰清的北漂困境反映出大学生就业难题，徐山川的堕落揭示浮躁风气与原生家庭影响……这些内容让小说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

不过，《回响》亦有瑕疵。悬疑线的逻辑严密性稍逊，部分破案环节依赖冉咚咚的直觉；慕达夫对专业术语的“完整回忆”等情节缺乏自然感。

总体而言，《回响》瑕不掩瑜，它以独特的叙事，深刻的人性洞察与现实关照，让读者在阅读中反思生活与情感的本质。

心灵的勘探

王绵民

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回响》是作家东西的一部力作。小说以一桩名为“大坑案”的凶杀案为起点，通过女警官冉咚咚的侦破过程，意外引出了她自己婚姻中的情感谜团。作品采用双线结构，最后两线合并，形成了现实与心理相互映照的叙事交响。

《回响》最显著的创新在于其“推理+心理”的双线结构设计。奇数章节细致呈现“大坑案”从发现到侦破的全过程，满足读者对悬疑解谜的期待；偶数章节则深入探讨冉咚咚与丈夫慕达夫的婚姻危机，展现现代人复杂的情感世界。这种叙事策略不仅使小说在形式上别具一格，更让案件侦破与情感探索相互呼应，形成文本内部的“回响”效应。

书中不仅讲述了一个扣人心弦的破案故事，更深层地探索现代人在婚姻与情感中的精神困境。小说中的人物都面临着自我认知与他人理解的难题：冉咚咚的“偏执型人格”使其对丈夫产生极端怀疑；夏冰清陷入“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情感依赖；农民工易春阳则患有“被

爱妄想症”。通过这些人物及其心理状态，东西揭示了现代人在情感迷途中的言行心态，展现了人性深处的复杂面貌。

在艺术追求上，《回响》打破了类型文学与纯文学的界限。东西巧妙运用伏线、铺垫、抑扬等叙事技巧，在保持文学性的同时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东西自己坦言，创作这部小说时，他试图探索如何获得更多年轻读者的喜爱，在类型小说与严肃文学之间搭建桥梁。

正如小说中慕达夫对冉咚咚所说：“别以为你破了几个案件就能勘破人性，就能归类概括总结人类的所有感情……感情远比案件复杂，就像心灵远比天空宽广。”《回响》超越了普通推理小说的范畴，不再局限于案件本身的扑朔迷离，而是深刻描绘了人物心理的复杂变化以及其中蕴含的救赎可能。它让我们看到：在人心迷乱的时候，越需要用爱和宽容来完成心灵救赎。这部作品为读者认知自我、观察世道、揣摩人心提供了来自文学的独特视角和深刻启示。

三朵花的绽放

任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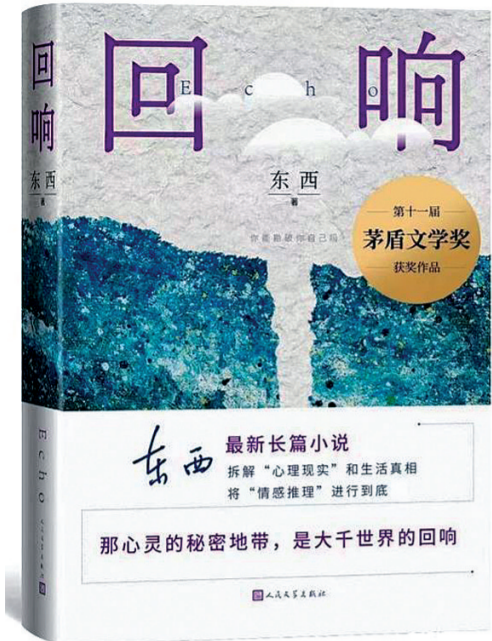
景、作品评价的刻板模式，以诗一般的语言，散文化的结构，写人物性格的变化，写人物关系的演变。在她的笔下，与张爱玲有关联的人，即使是一个保姆，寥寥数语，也写得活灵活现。作者用多角度、多侧面还原张爱玲的天才孤傲、正直善良，让人过目不忘。更难能可贵的是，青青用脚步丈量张爱玲的足迹，不辞千山万水，去到张爱玲生活过的每一个地方，用真诚感悟张爱玲的心灵，用显微镜般的慧眼，探究张爱玲隐秘的内心世界。

“张爱玲已经上场，站在舞台中央，天一轮才捧出，人间百姓仰头看。她在月光下，一定自有微笑，站起身来，踢掉鞋子，拉上窗帘。”这便是青

青笔下的张爱玲，呼之欲出。曲令敏在文中写道：“张爱玲的世界是破了相的，她轻轻挥动文字的刮刀，不经意就把人性的血珠一颗一颗刮出来，酸甜苦辣咸，冷血又温柔。合上书本闭上眼，跟随青青的笔，出了朝西的大门，踩着生苔的石阶，走进对面院落，张爱玲就在里面：这是一处破落但不败落的大宅院，柔软的空间收放自如，没有院墙。紫葡萄、无花果、枇杷、青杏和李子，还有我叫不出名的累累果实，散发着生命浓郁的气息。有个沧桑的声音响起：‘有缘人，进来吧。’隔山隔水，我拼不出张爱玲的影像，更不是她的有缘人，青青进去了，我只能醒来。”这哪里是传人，分明是传己！人性

的幽微、爱情的溪壑，湿漉漉，毛茸茸，无不散发着作者生命的腥香。青青根系发达，遇事遇事，睁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一边追问，一边把耳朵竖起来，对着话语的内外，深且狠地吮吸、消解、转化，下意识地创造和再生。

我以前很少读张爱玲的作品，读过的也伴着酒喝到肚子里了。读了青青的《张爱玲传》，自然要读张爱玲。因曲令敏而读青青，又因青青而读张爱玲。这也是一种很有趣的缘分。青青写张爱玲，曲令敏说是一朵花吹动另一朵花，曲令敏写青青，无疑又是一朵花吹动另一朵花。得良友来如中秋望月，有好书读胜观花看山水。三朵花在眼前绽放，能同时读到三大才女的美文，岂非人生之大幸事也！



小说的内在表达

吉项鱼

东西的长篇小说《回响》，通过书写一桩凶杀案，让女警察冉咚咚追查真相，同时陷入婚姻的迷局。《回响》寓意深刻：心灵与现实交互回响，善恶爱憎均有回应。

小说的外在表达主要通过人物描写和环境描写，共同构建小说的视觉与情感空间，使读者通过外在形象产生代入感。

小说的内在表达是虚构与现实的交织，通过多元叙事手法、结构设计及情感表达，实现思想传递与人性探索的统一。小说常探讨人性、道德、哲学等深刻主题，引发读者思考。我更注重小说的内在表达，就是作者从生活的矿渣里提炼金子，能照亮人们心灵。作者打开自己的想象，合情合理的虚构，然后给读者一个警醒，这就是文学的使命。

冉咚咚总结的爱情“三部曲”让人印象深刻：第一阶段“口香糖期”（像嚼烂的口香糖，撕都撕不开。），第二阶段“鸡尾酒期”（爱被新生活切分），第三阶段“飞行模式期”（虽然开机却没有信号，越来越不在乎。）引发读者对情感关系的深度思考，小说通过“荒唐”后的回归，强调爱需要经营与理解，而非逃避或伪装。

这部小说教会人们怎么对待金钱、对待爱情、对待诱惑。如“大坑案”的被害人夏冰清，她的欲望之火熊熊燃烧，对金钱、地位的欲望越来越大，最终引火上身。书中的很多人物都活在虚假里，表面看着光鲜亮丽，出人头地，其实这都是一种假象。真实的自我是孤独的，是扭曲的，是阴暗的。

诸多人物随着案件一个个出场，一个个落幕。每一个人物都给人一种深思，一种人生的启迪。

《回响》写当下社会的现实生活，引发读者对人性本质的思考，揭示人性的复杂和阴暗，最终在结尾处领悟到“治愈”源于直面内心。

微言感悟

●《回响》叙事承载了严肃文学的思想性，包含了婚外情、财富原罪等话题，折射出当下的社会道德焦虑。其开创了“心理推理小说”新范式，让悬疑张力与哲学思辨共生。（杨莉波）

●认知别人不是很难，而最难的是认知自己，正如《道德经》所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张儒雷）

●《回响》超越了普通推理小说的范畴，不再局限于案件本身的扑朔迷离，而是深刻描绘了人物心理的复杂变化以及其中蕴含的救赎可能。它让我们看到：越是在人心迷乱的时刻，越需要用爱和宽容来完成心灵救赎。（高庙锁）

●《回响》采用双线并行的精巧结构，两条线索相互映照，案件的紧张感与情感的纠结感交织，让读者既跟随破案节奏，又深陷人物的情感漩涡，直观感受生活与人性的复杂。（石云英）

书评

曲令敏的《一朵花吹动另一朵花——读青青和她的张爱玲》，用美妙的文字盛赞青青的文字美妙，火花碰撞，光彩四射。我孤陋寡闻，从没听说过青青，当然也不知道她的作品，看了曲令敏的评论，抑制不住欣赏青青文章的渴望，毫不犹豫地网购了青青的书。

读《在一切潮流之外——张爱玲传》，是读诗，读散文，读小说，才女青青一改人物传记写人生经历、创作背

中国联通 5G 联通宽带又好又快

书单 《鸭绿江来信》 作者：张丁 出版社：中华书局 《数字文化的崛起：生产、传播和实践》 作者：马晓悦 张竑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上岸》 作者：许韬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AI时代，为何我们仍需“脚沾泥土”的报告文学？

当人工智能几分钟就能生成一篇文采斐然的文章，有一种文体却因其“不可被替代”的特质而愈发珍贵——它要求作者必须用双脚丈量土地，将真实淬炼成文学，这就是报告文学。

日前，一场旨在凝聚业界共识的全国报告文学创作会议在京举行。如何坚守真实底线，如何开拓创作新局，不仅关乎报告文学的发展，更关乎如何记录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

真实为基，文学为翼

“以纪实文学为代表的纪实传统，是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根脉所在。”从文化自信的角度，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李春雷追溯了中国报告文学的源头。

“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底线，而文学是让真实震撼人心的翅膀。”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主任何建明道出了这一文学体裁的立身之本。他将报告与文学比作“肉与皮”的关系，彼此无法分割。

“史料更活，比理论更暖，是报告文学独树一帜的宣言。”这就要求我们的语言有时代穿透力，能将宏大主题叙事与个体生命体验相结合。”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徐剑认为，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体现在对细节的极致追求，细节共同营造出历史的身临其境感。

“一旦给自己的作品贴上‘报告文学’或‘非虚构’的标签，就同读者签订了一份契约：‘我的作品是真实的’。”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陈启文对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深有感悟。

福建省作协副主席钟兆云也表示：“我们以笔为镜，记录真相，映照时代。但仅此不够，还需如啄木鸟般，深入生活之树，诊断善恶并存的复杂肌理。”

行走一线，深耕创作

对原则的坚守，最终要落在创作实践的每一个环节。如何将宏大的时代叙事转化为动人的个体生命体验？“行走”，成为多位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口中的高频词。

“报告文学是‘行走的文学’，我们的书斋不在室内，而在广袤的田野、火热的工地、偏远的边陲。”徐剑分享了他的“三不写”原则：走不到的地方不

写，看不到的真相不写，听不到的故事不写。

“火热的现场氛围与乡村文化的全新表达，为我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与无限可能。作家需要放下架子、沉下身子，真正走进那些欢呼的人群、灵动的村寨，才能写出既有时代高度又有生活温度的作品。”贵州报告文学作家姚瑶对“行走”的价值有着切身体会。

“有些人躲在书斋里进行脱离实际的想象；有些人认为只要行走就可以了，忽略了阅读。”湖南毛泽东学院副院长纪红军认为，行走和思考缺一不可，报告文学作家应该既行走于书本中，更行走于现实生活和历史图景中，始终秉承“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创作理念。

直面挑战，履行使命

多位文学评论家指出，曾经在“文学轻骑兵”著称的报告文学，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正面临着重重困境。

首先，文学性的缺失是核心痛点。徐剑认为，长期以来，报告文学最受诟病的是“有报告无文学”。文学性缺失不仅体现在技巧层面，更表现在作品缺乏打动人的力量。其次，创作生态的浮躁加剧了这一问题。有观察指出，部分作家没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作品陷入“记流水账、假大空”或“无病呻吟”的窠臼。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任林举补充道：巨大的社会需求与庞大的写作者群体，也导致了作品良莠不齐，进一步损害了报告文学的整体形象。

如何让报告文学重焕新生？关键在于重返“脚沾泥土”的现场，并实现思想深度与文学表达的统一。

“作家要重视抓题材，但更要有把好的题材创造转化为好的文学作品的的能力。”中国作协主席张宏森表示，报告文学的审美特质，就是来源于足够饱满的事实、以及基于事实的对生活的发现与洞察。

因此，无论是乡村振兴的一线，还是科技攻坚的现场，报告文学作家唯有通过扎实的田野调查与真诚的情感投入，捕捉数据之外的温度与逻辑背后的真实，才能创作出“为民族国家留信史”的作品。（余俊杰）